

长篇小说

大型抗战史诗巨著
人民群众是山是河

燃烧的 山河

RANSHAO DE
SHANHE

成刚 著

中国的山河不容许任何外族在这里撒野，更不容许肆意侵占和蹂躏。人民群众是山是河。雄浑的长白山、滔滔的黄河水筑起抵御外敌入侵的坚固长城。

英勇不屈的邹长地区人民是
屹立不倒的山河。

在八年抗战岁月里，起义军同驻守邹长地区的日伪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战史诗巨著
众是山是河

著



燃烧的 山河

RANSHAO DE
SHANHE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燃烧的山河 / 成刚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034-5664-0

I. ①燃… II. ①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80963号

责任编辑: 薛媛媛

策划编辑: 有 森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31.25 字数: 666千字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9.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中国文史出版社

R 燃烧的山河
an shao de shan he

谨以此书献给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序

邹平县位于山东省中部偏北，东临青岛沿海，西依省会济南，南有“小泰山”之称的长白山，北有黄河。长山镇为其一个镇，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为长山县。我们习惯称邹平、长山为邹长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当时山东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之一。在那场旷日持久的民族抗战中，英勇的邹长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这片土地。八年抗战期间，在邹长大地上共经历战斗数百次，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其中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刘家井战斗等在省内外乃至全国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当年我军赫赫有名的将领姚仲明、廖荣标、杨国夫都曾在邹长地区领导过抗战，留下了不灭的足迹。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同门三兄弟也曾积一腔热血，为这片土地的解放英勇战斗，先后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以长山中学学生为代表的“大褂子军”，发动了著名的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成就了数十名将军，最后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新生力量和主力。《燃烧的山河》这部作品，以邹长地区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为故事的源头，通过描写波澜壮阔的抗战，从正面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爱国进步学生经过战火洗礼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过程和经历。这也是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由共产党领导学生起义并取得成功的典型案例之一。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为了让人们更形象、更直观地了解和牢记那段历史，邹平县委决定用文学或者影视的方式再现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使之不但具有鲜活的感染力，而且形象生动，更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为此，我们特邀作家成刚参与主创，并聘请多位滨州市和邹平县的历史专家、学者顾问协助审阅，政协有关人员全力参与策划和采编。他们接到任务后，遍访邹长大地，通读邹长抗战史，在浩瀚的史料中寻找闪光点，寻找反映那场正义的、反侵略战争的本质和内涵，同时，还访问健在的抗战老英雄、老模范、老军人，到战争遗址实地察看。在此基础上，成刚同志潜心创作，专家、学者、顾问多次集中讨论，耗时两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鸿篇巨制。

该作品以邹长地区为背景，以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领导的学生起义作为主线，以发生在长白山下、黄河两岸的无数次战斗为素材，塑造了马跃华、姚启明、廖国生等优秀的领导人形象。同时，也鲜明塑造出了张永诚、赵国玉、柳叶、冯少卿等一大批进步青年学生，为了国家和抗战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战斗的英雄人物形象。作品中的每场战斗各有千秋，英雄人物辈出。作者通过鲜明生动的故事和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塑造，真实地表现出那个时代无数烈士为了祖国和人民前仆后继、浴血牺牲的真实场景和他们的赤胆忠心。像黑铁山起义、三官庙战斗、鹤伴山钢八连、赵家一门五烈士，都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作者把发生在邹长大地上的许多次大小战斗有机结合起来，并且着力在塑造人物上下功夫，坚持唯物史观，正确反映历史，艺术再现历史；在典型的事件中展现典型的人物、典型的事例、典型化的语言，让读者眼前一亮，久久难忘，从此记住了在邹长大地上牺牲的英雄们。

作品在总的脉络上按照邹长地区抗战所经历的过程一步步来写。从最初的黄河抗战，到后来的反扫荡，再到保卫红色运输线，甚至剧中牺牲人物的挽联等细节均有史料记载。为了体现地域特点，作品中的地名、村名依然采用现在名称，如西董八区抗日根据地，焦桥乡“子弹能穿透的根据地”，青阳二乡的醴泉寺、尼姑庵、东西窝陀村等，使得作品更具有历史感和真实感。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二〇一四年七月七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的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大会上，强调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一直以来，县政协秉承“勿忘历史，以史为鉴”之理念，致力于收集和整理二十世纪那段充满硝烟与烽火的历史，陆续出版了许多史料性的著作，作为爱国主义的教材，鼓励和教育下一代，启迪人们珍爱和平，建设家乡。

寻历史镜鉴，存历史正气。二〇一五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这部作品的出版是对抗战胜利的最好纪念，同时也希望这部作品能为邹平文化事业的建设注入一股新的活力。

邹平县政协主席 赵怀臣

二〇一五年一月

目 录

- 第一回 血战黄河 / 1
- 第二回 乱局祝寿 / 5
- 第三回 师生学潮 / 14
- 第四回 倭寇赠刀 / 21
- 第五回 美女劫 / 24
- 第六回 神秘来客 / 32
- 第七回 冯少卿讲解游击战 / 43
- 第八回 情定危城 / 51
- 第九回 城外定计 / 56
- 第十回 师生请愿 / 61
- 第十一回 柳叶进山 / 65
- 第十二回 双城蒙难 / 71
- 第十三回 深夜追踪 / 75
- 第十四回 激战前夜 / 80
- 第十五回 含泪离城 / 85
- 第十六回 何元昌卖国求荣 / 92
- 第十七回 冯少君荣归故里 / 95
- 第十八回 山村红色起义 / 99
- 第十九回 情挫邹平城 / 105
- 第二十回 马校长闯山 / 110
- 第二十一回 日军撒网 / 115
- 第二十二回 小鬼子丧命长白山 / 118
- 第二十三回 马跃华民间化缘 / 122

- 第二十四回 刘铁匠牺牲 / 125
- 第二十五回 粮出危城 / 130
- 第二十六回 救国军设计除奸 / 141
- 第二十七回 伪警察投诚 / 144
- 第二十八回 全歼维持会 / 147
- 第二十九回 部队改编 / 154
- 第三十回 日军初犯根据地 / 160
- 第三十一回 张文龙败走麦城 / 166
- 第三十二回 小清河漂亮伏击战 / 170
- 第三十三回 向着长白山前进 / 177
- 第三十四回 潜伏 / 182
- 第三十五回 何晓莉遭唾 / 188
- 第三十六回 智送情报 / 196
- 第三十七回 兵分两路 / 201
- 第三十八回 日军再犯长白山 / 206
- 第三十九回 独立营兵败藏深山 / 209
- 第四十回 营救国军 / 214
- 第四十一回 高洪元投靠日寇 / 223
- 第四十二回 重逢 / 226
- 第四十三回 赵国玉黑市遭暗算 / 233
- 第四十四回 张文龙出山 / 238
- 第四十五回 邪恶的“黑三角部队” / 244
- 第四十六回 地下营救 / 248
- 第四十七回 借刀杀人 / 252
- 第四十八回 敌我连环套 / 259
- 第四十九回 八中队血战山区 / 265
- 第五十回 赵国玉养伤离队 / 270
- 第五十一回 生死较量 / 273
- 第五十二回 鱼水深情 / 279

- 第五十三回 鬼子的离间计 / 284
- 第五十四回 血战刘家井 / 291
- 第五十五回 突出重围 / 297
- 第五十六回 兵掩寺院 / 303
- 第五十七回 赵九爷血洒山村 / 308
- 第五十八回 火烧醴泉寺 / 314
- 第五十九回 柳叶下山 / 317
- 第六十回 短枪队敌后除奸 / 319
- 第六十一回 何晓莉寻仇 / 323
- 第六十二回 平原作战 / 329
- 第六十三回 凤凰坟战斗 / 333
- 第六十四回 鹤伴山勇救乡亲 / 341
- 第六十五回 短枪队勇闯长山城 / 345
- 第六十六回 敌我计中计 / 348
- 第六十七回 铁路接头遇险 / 354
- 第六十八回 智取伪炮楼 / 360
- 第六十九回 鬼媒 / 363
- 第七十回 调包计 / 368
- 第七十一回 入虎穴巧取弹药 / 373
- 第七十二回 金表换手枪 / 377
- 第七十三回 黄金任务 / 385
- 第七十四回 搅局 / 388
- 第七十五回 瞒天过海 / 392
- 第七十六回 冯母就义 / 397
- 第七十七回 迟到的委任状 / 407
- 第七十八回 陷入沼泽 / 411
- 第七十九回 军民反扫荡 / 415
- 第八十回 冲出困境 / 419
- 第八十一回 冯少君再施离间计 / 424

- 第八十二回 营救 / 430
第八十三回 汉奸之死 / 434
第八十四回 绝恋 / 438
第八十五回 婚礼上的枪声 / 443
第八十六回 隐婚 / 450
第八十七回 艰难岁月 / 453
第八十八回 智取无影山 / 458
第八十九回 陷入重围 / 460
第九十回 杀卒诱车 / 468
第九十一回 赵政委的最后日记 / 474
第九十二回 失踪的铜号 / 482
第九十三回 革命自有后来人 / 486

第一回 血战黄河

一九三七年冬，夜幕下滚滚的黄河。

这是鲁中平原一个寒冷的夜晚，大地一片沉寂。稀疏的星光被来自黄河北岸的熊熊火光淹没了。在这沉寂之中，不时有炮弹拖着长长的尾巴从天空飞过，落在岸边和水中，发出沉闷的声响。

眼前是滔滔的河水，河水发着暗淡的碎光，汹涌奔流。

顺着河流，很多艘小船向南岸划动。小船上坐满了逃难的难民。这些负重的小船显然无法抵御汹涌的河水，艰难地颠簸前行。

一艘小船被炮火击中了，船体被炸得四分五裂。船上的人掉进河水里，瞬间就被无声的河水无情地吞噬了。

国军二十二师师长谷良民置身在掩蔽部里，趴在潜望镜前，紧张地注视着河对岸的动静。他身材颀长，容貌清癯，一双大眼格外有神。当他看到小船被日军炮火击中时，脸色铁青，愤懑地长叹一口气，回头问身后的人：“撤退命令确认了吗？”

身后站着各旅长、团长和作战参谋等，一营、三营营长也在列。徐参谋点头道：“确认了，是韩司令亲自下的命令。”

炮兵马团长愤愤地说：“这仗还没打部队就要撤了！光挨小鬼子的炮弹，我这炮兵团长丢脸丢大了！”

一二九团团长葛开祥讥笑道：“就你那十几门破山炮，还不够给小鬼子塞牙缝的。眼下师长关心的是徐州炮旅，要是他们上来，还说不定能对鬼子形成威慑。”

一营营长刘志寅则慢吞吞地说：“怕是看不到了。没听说吗，炮旅开到泰安就按兵不动了？眼瞅着小鬼子的炮火打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作为军人，我……耻辱啊！”他说不下去了，哽咽起来。

谷师长背对着手下，极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他转过身来时，依然不动声色，略带沉重地说：“军令如山！你们的议论只能到此为止，不能传染给部队。”

三营营长韩莲台说：“这还咋个传染法？仗还没打，部队就要撤了，我们还不如区区一个八五四团，他们坚守德州城两天，全团将士都光荣殉国了。”

徐参谋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道：“国之已破，兵败如山倒！我们现在已溃不成军，上峰让我们撤退，自然有撤退的理由。”

葛团长反问：“什么理由？还不是有人借日本人消除异己，借口没有大炮，下了撤退命令？”

刘营长牢骚满腹地说道：“早知道这样，我就不用下这么大力气，修筑这么坚固的工事，光民工就出动了两千人，修了一百多个地堡。你们到前沿去看看，防御工

事修了四十公里。总司令前天视察时，还一个劲地称赞这里是黄河天堑，固若金汤。”

谷师长瞪他一眼：“少在这里发牢骚！抓紧看看部队的情况。趁黑夜鬼子炮火稀下来的时候，把辎重和伤员都撤到外线去。要时刻注意两翼友军曹师长和李师长的动静，他们撤我们就撤，免得日军对我军形成包围。”

他转身对马团长吩咐：“集中所有炮火，猛击鬼子阵地，造成我军要决战的架势。”他自言自语道：“反正就这些家当了，带着撤退也是累赘，还不如砸在鬼子的头上。消灭掉一个算一个！”

“是！”马团长和葛团长敬礼，转身钻出地堡。

韩营长也要走，谷师长叫住他问：“我让你在黄河码头上埋设炸药，准备得怎么样了？”

韩营长说：“我已经派崔连长去执行任务了，现在差不多快好了。”

谷师长催道：“抓紧去落实，决不能让鬼子通过浮桥。”

韩营长答应一声后转身离去。谷师长重新站到潜望镜前，向黄河对岸瞭望。

夜幕下的黄河北岸，到处是断墙残壁。用木头搭建的防御工事已被敌人的炮火炸得面目全非，不少地方燃烧起冲天的大火。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硝烟气味。

三营二连连长崔汉章站在一片废墟上，手提步枪，警惕地四下眺望。他身上的军装已经破烂不堪，脸也被熏得漆黑，只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眼前依然是远远望不到头的难民。一对母女被拥挤的人流挤倒了，崔连长急忙跑过去扶起小女孩儿，安慰道：“小姑娘，不要着急，跟着妈妈，慢慢走。”

年轻的母亲不住地点头：“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崔连长露出一丝苦笑。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阵机关枪声。听枪声很近，崔连长紧张起来，转身朝一处高地跑去。当他站到最高处的时候，他看到了并不宽阔的栈道上更加拥挤的人流；码头上一艘渡船上挤满了人，船体不堪重负晃动着。

他不由得焦急地挥着枪大声喊：“老乡们，不要慌张！大家排好队，妇孺老幼在前，青壮年在后，一个一个过！”

“连长！”一个年轻的士兵跑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炸药都埋设好了，啥子时候炸码头？”

这是一个小个子的士兵，一口的川味。他叫李三娃。崔连长道：“先不要急着炸，尽可能地让北岸的老乡都过去。”

李三娃说：“怕来不及了。韩营长刚才来电话，让我们马上把码头炸掉。”

崔连长将信将疑地望着他，李三娃不满地说了一句：“你哪个用这种眼神看着我？这可是师长亲自下的命令！”

崔连长瞪他一眼：“去，去把郝排长找来。”

李三娃嘟囔道：“找哪个北蛮子要干啥子？”崔连长说：“我让他在这里维持秩序，你跟我去指挥部一趟。”

李三娃转身朝着码头的方向边跑边喊：“郝排长，郝排长！”

此时的黄河北岸码头上，逃难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郝排长挥着枪，拼命地大

声喊着，阻挡着人们往桥面上冲，但仍然无济于事。

他有些愤怒，朝天扫出一梭子子弹，方把拥挤的人群震住。他用明显带着北方音的普通话喊道：“排成三排，慢慢上船！这样挤，你们谁也过不去！”

李三娃望着郝排长认真的样子，嘿嘿笑了，对身边的同伴说道：“这北蛮子还是蛮有脾气的嘛！一梭子就把局面控制住了。”

士兵幽默地说道：“要是能一梭子把小鬼子打投降就好了！”

李三娃气哼哼地瞥他一眼道：“美得你！”然后大声冲郝排长喊：“北蛮子，连长喊你！”

郝排长跑过来，不满地叫道：“这北蛮子是你喊的吗，一点儿规矩都不懂。”

李三娃委屈地说：“我叫你郝排长，你个龟儿子硬是听不到。”

郝排长不耐烦地问：“闲屁少放，找我做啥子？”

李三娃依旧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道：“哪个是我找你？是连长找你哈！”

郝排长顾不得计较，扭头朝堤坝跑去。

当他赶到堤坝上的时候，崔连长正用望远镜观察着前沿的情况。郝排长跑得气喘吁吁。崔连长顾不得回头，嘴里说：“看来小鬼子舍不得我们，要连夜进攻了。”

郝排长说：“小鬼子不是怕夜战吗？”

崔连长沉吟道：“我们面前这支部队，可是冈村宁次的北支那派遣军，习惯于夜间机动作战，士兵也十分勇猛，不可小觑。”

郝排长不以为然地说：“我从湖北出来当兵，就是来打鬼子的，他若跟鼻涕似的，我还不稀罕打呢！”

崔连长友好地拍拍他的肩，说道：“咱跟小鬼子的仗有的打，现在最重要的是掩护老乡过河。”

郝排长庄严立正。

河道里，一辆轿车阻塞了道路，几名保镖大声地呵斥行人。崔连长皱起眉，指着车大喊道：“让车上人的下来，步行过去！这么多人，车子堵在路上谁也过不去！”

郝排长上前拦住道：“车辆一律不准上桥！”

保镖斜视他道：“这位当兵的弟兄，你知道车上坐的是什么人吗？这车上坐的是我们县长！”

郝排长不买他的账，说：“我管你什么县长？我这里可是一视同仁！”

崔连长也走过来，冷笑道：“我还以为是多大的官，原来不过是个小小的七品县令。既然是县长，为什么不在原地抗击日寇，却混在逃难的人群里？不会是临阵脱逃吧！”

听崔连长这么说，被称作县长的人急忙拉开车窗，大声训斥保镖道：“咋跟国军兄弟说话？”然后下车赔笑道：“这位长官，鄙人也是奉了上峰的指令撤退南下的。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我们地区，百姓们都逃的逃、跑的跑。我带着家眷是最后一批走。我从东城出来，西城已经让鬼子占了。”

崔连长鄙视地望着他说：“正因为有了你们这样的政府官员，老百姓才绝望，流

离失所。”他大声吩咐道：“郝排长，所有人一律平等，让县长一家子下车！”

听头儿发了话，郝排长挥挥手，几个士兵立刻跑上前去，把县长及家人拖下车，然后把车子推到沟里去。县长气急败坏地说：“好你个……你个……你不过就区区一个上尉连长，告诉我你是哪个部队的？我同学好多都是高官厚禄，一封书信就可以把你一抹到底！”

郝排长打趣道：“连长，他说他可以撤你的职。”

崔连长不屑地哼道：“等他的信到南京，老子早为国捐躯了。”

郝排长嘿嘿地坏笑起来。崔连长望着仍然不断的人流，大声吩咐：“让兄弟们点起火把，给老乡们照个亮，这样过得快点。”

郝排长担心地提醒：“那样会招来小鬼子的炮火。”

这时正有几颗炮弹落到远处，崔连长沉着地望了一眼，说道：“你不举火把，他们就不打炮了？”

郝排长被噎住了。崔连长朝李三娃大声喊着：“三娃子，咱们走！”

黄河南岸不远，是工兵营的阵地，崔连长要去的地方就是这里。日军的炮火已经把这里炸成一片狼藉，四处不时响起激烈的枪声。

工兵营长姓孙，他和崔连长半卧在战壕里朝着黑暗的远处眺望。其实远处一片漆黑，他们什么也看不到，只看到时隐时现的炮弹爆炸的火光和曳光弹的划痕。

孙营长说：“左翼友军的枪声已经稀疏下来了，这不是好兆头。他们怕是已经撤退了。留下我们，半个屁股暴露在小鬼子的眼皮底下了。”

崔连长愤愤地说：“我们正面阻击，压力都在我们这里。他们不过是侧翼保护，岂有我们不撤他们先撤的道理？”

孙营长忧心忡忡地说：“撤退的命令可是下达全军的，谁还在这时候充英雄？”

这时，阵地一侧的天空突然发出阵阵怒吼，国军的大炮开始猛烈轰击敌军。炮火映红了天空。

李三娃兴奋地大声喊：“连长，咱们的炮！小龟儿子，当心老子把你炸出两耳屎！”

崔连长也露出难得的笑容，说：“看来咱们师长也下了狠心了，炸死个小日本鬼子！”

孙营长说：“这是师长撤退的信号。炮火一打完，就算正式完成了阻击任务。部队拂晓前会撤出阵地。崔连长，我也顾不得你了，师长命令以连为建制各自撤退，明晚……最晚后天在周村镇集结。”

这时候，一个士兵慌慌张张地跑来，压低了声音说：“孙营长，左翼友军已经撤了，小鬼子已经过了黄河，从左面包抄过来了。”

孙营长惊骇地说：“这么快？”

士兵说：“情况确凿，弟兄们在等你下命令。”

孙营长吩咐道：“让各连各自为战斗单元，尽量减少伤亡，阻击敌人！”他转身握着崔连长的手道：“崔连长，顾不得你了，我得去掩护师部先撤，你们赶紧把浮桥和码头炸了。”

崔连长担心地说：“孙营长，这儿还有好多的老百姓没有撤过黄河。”

孙营长说：“反正任务我是下达了，特殊时期，你自己掂量办吧。”

崔连长敬了个军礼，转身欲走，孙营长又叫住他，意味深长地说：“耳朵机灵着点，什么时候听到南岸的枪声停下来了，就是阵地失守了。你们直接向东南方向走，五十公里外是邹平县城和长山县城。绕过这两座县城，赶往周村镇，会合南下。”说罢，匆忙而去。

崔连长带着李三娃朝回赶的时候，黄河两岸早已是漫天炮火，火光映红了天空和水面。随着南岸炮火猛烈的攻击，日军也开始了还击。

他们为了省路程，临时找了一只小船，就近过河。逆水行船，十分艰难，两人奋力挥动着船桨，拼命向北岸划。日军的炮火不停地在四周炸起一道道水柱，不少人被炮弹击中落于水中。

郝排长在对岸看到了，大声地喊起来：“连长，快划！小鬼子的炮就要过来了，这是精准射击！”

崔连长也意识到了危险，和李三娃划得更快了。突然间，一发炮弹打在附近，船体瞬间被炸烂了，河水汹涌地漫进来。两人集中了所有的力量向北岸游去……

郝排长吓得闭上眼睛，不敢再看下去。等他再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两个人已经站在了面前，全身是水。他擦把脸上的冷汗，说道：“乖乖，吓死我了！你们怎么不走浮桥，坐船多危险。我还以为……”

李三娃笑道：“以为我们掉河里去了？这大冷天的，我可不想总待在水里头。要绕那么远的路，连长不同意。”

三个人正在说话的时候，黄河浮桥被击中了，随着剧烈的爆炸四分五裂。李三娃望着河心的炮火，忧心忡忡地道：“这下子难以按时归队了。”

郝排长颇有同感地自语道：“是啊，我们还没炸，小鬼子就帮着炸了，这过来容易回去呀！”

李三娃不满地看着郝排长，嘴里连吐着唾沫：“呸呸呸，丧门话！我还想早日回四川老家呢！”

崔连长没有说话，陷入思考当中。

第二回 乱局祝寿

白天，一座古老县城尽收眼底。这里是长山县城，站在城墙头向西望去，长白山连绵起伏，乌云压顶。

城门口比往日萧条了许多，但平民百姓为了柴米油盐仍然进进出出。赶集上店的、讨荒要饭的都纷纷涌上大街，更多的则是难民和逃亡的伤兵。

一个长得高高瘦瘦的讨饭年轻人怀揣一根牛骨头，站在一家店铺的门前，伸向店主要钱，店主想撵他走，他一边掏出牛骨头在自己的身上乱砸着，一边高声喊着：“掌柜的，好狠心，不给钱，俺砸身……”

店铺里的人们都纷纷躲避。店主眼看着生意没法做下去，赶紧拿出钱来打发他走。讨饭的年轻人掂着手中的铜板，得意地笑了。他刚想转身，冷不防从后面冲出一个浑身破烂的孩子，抢走了他的钱，钻进人群里。

“三只手，还我钱！”

年轻人一边喊着一边追过去。被叫作三只手的大孩子回头得意地炫耀道：“牛骨头，有本事追我啊！”

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黑色风衣、戴墨镜的男人旁若无人地站在城门里，看着这两个孩子在人群中追来追去。表面看，他似乎对周围漠不关心，但他墨镜后面鹰一样的眼睛却不时地打量着人群。他叫高洪元，是县军事科的科长。

城门口，有几名身背长枪的商会维持会队员正在随意盘查行人。大队长张文彪站在他们的后面，这是个五短身材的男人，不时地瞄着人群。当他看到一位老人带着位年轻的姑娘走过来时，便亲自走过去，喝住他们。

被喊住的老人回答道：“俺是进城看闺女的。”

张文彪冷笑起来，故意说：“看闺女？你闺女这不是在后面跟着吗？还看啥闺女？”

老人赔笑道：“彪……子，不……张大队长，这是俺小闺女，俺要看的是大闺女。俺大闺女近日生了，她娘在城里伺候月子。俺不放心，就进城看看。我这小闺女非跟着不行。”

他这般绕口令的说法，让张文彪颇为不耐烦，又仔细打量了一番女孩儿，看不出破绽，才挥手让他们过去了。

老五见放了老人，不满地说：“张大队，就这么让人走了？”

张文彪故作正经地说：“是啊，不让他走了咋着，你还想扣人不成？”

老五嘟囔道：“看你刚才那架势，俺还寻思着咋也得讹他一把，弄俩酒钱！可没想到这么几句就把人放了。”

张文彪瞪起眼道：“你这是想让我鱼肉乡里，欺压百姓啊！告诉你，我彪子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说罢，扇了一把老五的后脑门，说道，“实话告诉你，我从光屁股在大街上玩就认得这人，按辈分还得叫他一声二大爷！”

老五讨个没脸，缩头躲到一边。

另一个队员马六指小声说道：“谁让你不看火候，你以为咱们队长是想钱了？”

老五不解地问他：“他不想钱想啥？”

马六指咧着嘴笑道：“这还不明白？你没瞧见刚才那老头儿身边的妮子多水灵！”

老五恍然大悟。

张文彪看到两人嘀咕他，大声道：“你们俩少在那里说我的坏话。今儿个初八，日子不错，何会长六十大寿。多长只眼，别让坏人混进来！”

“放心吧，队长！”马六指等人附和着。

高洪元看到城门这边没有情况，掐灭手中的烟蒂，转身而去。

他刚走不久，县城中心大街上，就有一位年轻女子驾辆军用吉普车狂奔而来。她的驾车技术显然不娴熟，所到之处，行人纷纷躲避。这是位看上去漂亮并带着几分狂野的女子：红色的披风，肥硕的马裤，脚蹬黑色长筒马靴，显得身材高挑，气度不凡。

等车子平稳的时候，女子露出开心的笑容。她惬意地一边开车，一边眺望街景。

吉普车已经开到城门边上，差点儿撞到张文彪身上。她猛踩刹车，吓得张文彪连连倒退。

女子开心地大笑起来。

张文彪本想发作，看清是何晓莉，这才没了脾气，忙跑到车旁讨好地帮她拉开车门，说：“大小姐，街上这么多人，你还敢亲自开车出来？”

见有人怀疑她的车技，何晓莉白他一眼，没好气地道：“你不是也亲自站岗放哨？人多，我不是没撞着人吗！”

张文彪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忙赔笑着说：“这开车的感觉跟站岗就是不一样，坐在车里，你只要油门一踩，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可我们就惨了，一站就是一天，还真他妈的冷！”

他张口就吐脏字，何晓莉听了，顿时没给他好脸，说：“别找我诉苦啊！你跟的是会长，我爹花钱雇你，不然你也不会这么替他卖命。”

张文彪尴尬道：“话不能这么说，关键还是何会长人缘好。在这方圆几十里，哪个不佩服何会长的为人？他可是商界巨头、业界领袖。用一句话说，兄弟们跟着他就图一个开心，图一个大树底下好乘凉！”

何晓莉终被说得“扑哧”一声乐了，笑道：“嘴像涂了蜂蜜似的，阳奉阴违。”说罢，猛踩油门，车冲出去，尘土溅了张文彪一身。

何晓莉开车回何府。何府坐落于繁华闹市，天色尚早，门前却早已热闹起来。两旁摆满贺喜的花篮和礼盒。锣鼓队和舞狮人开辟了一块场地卖力地表演，前来贺喜的客人络绎不绝。

长山县商会会长何元昌为了这场祝寿，特意穿上了崭新的锦缎长礼袍，戴着黑色的礼帽。何夫人则穿着件翠绿的镶花旗袍，一刻不离地跟在丈夫身后。这何会长五短身材，嘴角两撇八角胡。夫人何翠凤却人高马大，两人站在一起，形成强烈的反差。他们不停地向客人微笑、拱手致意，显得满面春风。

门前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多是些要饭的，队员不得不吆喝驱赶着他们。

三只手和牛骨头也加入到了哄抢者的行列，每当有人扔出糖果的时候，两人就率先冲上去，捡起糖果塞在嘴里，狼吞虎咽地吃着。

一个小伙计拎着点心盒刚走进视线，张文彪便从路旁窜出来，喊住他：“伙计，哪儿的，手里拎的什么？”

小伙计挺机灵，一见是张文彪，忙点头哈腰道：“张队长，宝心斋的，给何府送的点心！”

张文彪装腔作势道：“打开，我瞧瞧！”